

周  
中  
丞  
疏  
稿

周中丞疏循序

懷魯周公以循吏高等入為侍  
御既而開府吳中侍御雄職也  
而開府要職也公之為侍御

國家大事繫

社稷安危者無不挺身爭引其

奔行郡國糾發貪殘吏無所縱  
貸直聲震天下號名御史其爲  
開府則以職在撫民而自詔將  
紛出籠天下財貨江南日以凋  
瘵公屢請停無名之稅緩惟正  
之供以稍恤民力殖物產以申

澤水則請蠲田租請發

內帑以賑又條奏計策必吏不能  
為姦弊小民沾實惠而亂民不  
敢逞

上皆許公便宜從事公竭才盡力  
拯民之飢溺而三吳之民乃始

陸脫虎狼之吻水免蛇龍之害  
攝然皆樂其生於是天下稱名  
開府公好賢服善得諸天稟其  
宦道所取道有名士必駐車訪  
之居長安正人君子無問位出  
已上下皆折節析心敬愛之稱

達其德顧其緩急為開府時吳  
多林下賢者公至即徧臨存之  
訪閭閻疾苦政事興除所宜行  
不越宿故署其堂曰待旦云夫  
飲露餐菊何則其弗馥也荷衣  
蕙纓何則其弗芳也公所至有

名實非偶而已公為開府四年  
而有總河之

命吳之長老子弟雷歎雨泣群往

叩

闕留之而媒孽蜩起至云願留者  
皆公使之已而林下諸賢趣直

捐

奏留言者又曰公使之無論賢者  
不可使吳俗故剽輕其所不便  
即直捐強留之且噪而為變醫  
治病人效其家不忍舍而曰鑒  
賄之異矣於是公竟以言去屬



余序其疏余甚有感於公之營  
職首公而不免於言也他人為  
侍御默々容々雄職而雌行之  
不有積日月至開府者乎為開  
府坐享尊富忘民有

書委諸所司要職而沓行之不

有積日月至三事者乎今天下  
必無此如有之則不必言周公  
矣故曰濕堂不洒塵卑屋不蔽  
風獨為善難今天下善類欲盡  
民生極苦有能真實救民者余  
之所欲崩角稽首者也愛惜而

保持之不亦可乎詩曰神之聽之介福景福余曰序周公之跡以請於在位之仁人長者

萬曆庚戌閏三月望日

高邑趙南星頓首拜撰

大中丞懷魯周公疏稿序

中丞懷魯周公刻其前後疏稿  
成貽書景逸高伯子屬予序  
之予受而卒業爲作而嘆曰美  
哉是足以觀公矣事關

國本則有深乎其言之者如請建

諸之疏是也事關

國體則有侃乎其言之者如糾東  
封之疏是也事關

國脉則有昌乎其言之者如崇道  
德重節義優錄賢能之疏是

也事關

國憲則有炯乎其言之者如舉劾  
各屬賢否之疏是也事關

國計則有懇乎其言之者如請停  
織造止加派之疏是也至於丁米  
救荒一事尤不勝苦心爲之躊躇  
四顧爲之拮据萬方爲之寢食俱

廢爲之披肝膽瀝腎腸氣痛迫  
切一字一淚真有令人見之而不忍  
讀讀之而不忍竟者則請蠲請  
賑諸疏是也非夾正直忠厚舍而  
爲一其孰能幾焉是只以觀公  
矣然則遂足以盡公乎哉曰未也

公雖慷慨任事乎而老成持重  
相機而發有發必中度所不可  
務在從容委婉潛移密挽拯之  
冥冥之中不好明諍顯諫以為  
名高而不必功自己出詳具待旦  
堂漫談其為政惟是虛衷下物



致求善常若不及朝有告爲朝  
而行之不俟晝矣晝有告爲晝而  
行之不俟夕矣凡此皆公一片真精  
神所注有不在僅指陳是非條畫  
利害間而已也者故疏稿一編有  
目所共見有耳所共聞予得而言

之夫人得而知之者也乃茲兩者  
則有目不必盡見有耳不必盡聞  
即見且聞亦多習而不察予得而  
言之夫人不得而盡知者豈  
惟不盡知甚且往從而求多矣  
此予之所以有概於中特爲表而

出之也公聞之謝曰有是哉語至  
此即予亦不自知其何爲而然也  
則又曰語至此向來委有格於時  
勢之難齊不能一而慊諸已者  
矣其何以辭於人則又曰語至此  
於今尚有限於耳目之易局不

能一而慊諸人者矣其又何以  
酬子之言也予復作而嘆曰美哉  
若是乎公之心之無窮也以此觀  
公始足以盡公也已今三吳諸父老  
方日夜竭蹶北走相與叫

閭闔而乞借公

直指鄧公且爲特疏以請

聖天子眷顧東南行有

惠命所以究公之無窮者當於是乎  
在予尚得而論次之請執管以  
俟

萬曆己酉九月朔日治下年弟顧

一  
惡成頓首拜撰

治民陳剡裸敬書

大中丞懷魯周公奏議後跋  
中丞懷魯周公奏議顧耕子高  
伯子序之已詳耕子言公虛衷  
下物孜孜求善常若不及一片  
真精神所注有不在僅僅指陳  
是非條畫利害間疏稿外夫人

不得而盡知伯子言公善政得  
民善教得士民如孩孺之應慈  
母士如禍福之恃明神奏疏不  
足以盡公余謂不知不愠不見  
是而无悶乃所謂若子人不知  
公疏不盡公此公之所以為公



昔年餘姚心穀陳公巡撫江  
西殫精民瘼調護善脈一如公  
今之在江南適歲凶民困陳公  
不憚擢肺肝焦毛髮予以極之  
溝壑而登之衽席亦如我公之  
在江南未幾竟以過糶誣之而

逐之去今江南遙濶滔天視昔  
年江西為甚而公之結摎勞瘁  
視昔年陳公更苦乃昔奪陳公  
于江西今奪我公于江南此其  
故在陳公人已洞然而在公亦  
政不難知繼山沈公東山僵卧

若干年久矣今且與公並闡入  
一網中公今日之去江南不猶  
陳公之去江西也耶陳公再起  
為吏部亦復不合以去終不失  
其為陳公公今去國無異陳公  
他日起而出必得其所以為陳

公是乃為公起而不出必得其  
所以為整齊羅公是乃為公述  
奏議不足以盡公公之所以近  
公自有在人不知公乃益見公  
于公云云于繼山沈公亦云  
萬曆庚戌夏季

晉陵治祇錢一本具章

大中丞周懷魯先生疏草序  
臨川周公以御史在臺及按河南  
其後以中丞節撫江南皆有疏  
草當公遷治河使者迺彙梓之  
以序今時可讀而歎曰公之聲  
實相符於斯驗哉人臣自獻於

君者非心乎。一不至則寸孰与盡  
寸不盡則事孰與替。事不替則  
辭說與暢。故章句北軍疏滿  
而車四懸。切周悉也。

人通懷之如鑑。其腸如鏡。其面是  
紀。未識通智之。夫子能乎哉。公

初相御史適趙考功以執法忤當  
路為李給諫所糾吳比部特疏  
彈李者省閣然曰官論人豈  
論于人將合疏排焉公曰官耳

曰

天子不以天子耳目其何以爲力爲



諍止東封事敗底議以系朝  
鮮不援公曰撤藩國而鄰校弟  
一旦遊鬼叵測帛綠一衣帶水  
而天軒視耶穽難百端衆議遂  
格

上聞公言為青色識其名姓于屏其

後卒用公言却倭而朝鮮安堵  
如故督學北畿時約吏奉常許  
京兆請

行東宮三禮執政議欲先火婚而  
後冊立公言位號未定而嫡  
庶齊婚非所以別尊卑杜窺伺

與婁東王吏部力阻之而

儲體始正 三殿災諸公卿相率  
捐俸佐大工有所知謂公且倣  
公曰人臣精白事

主馬則貨薄待 君而厚辱國啓  
佞道諛曷可以風是時公名重天

下

上遂回廷推特授公中丞節按江南  
公至江南上請停織造止加派輕  
權銳緩罷絲已而飭鑄壘治艘  
艘實營伍東南千里外無駕鯨  
肉無吠虎稱為大治會有天災

流行十郡咸戒巨浸遠邇磬公  
力陳百姓痛苦狀

天子為惻然下蠲租令發少府金鉅  
為賑而公又條畫便宜以平糶  
通商寬贖緩停拘攝嚴保甲  
謹儲畜諸事疏所不悉、之於

牘大要在恆竊民不使陷危繩  
亂民不使滋蔓威託於恩父副  
其實公之爲吳元、計者五矣  
嗟乎孔子稱事君曰勿欺、者盡  
心之謂鴈鵠之詩必稱如結也如結  
一之五也心不一則馳、則邪、則內

自車皇外為回護身不能如其  
口不能如其心亦能正御方軌  
鞠躬滌腸自矢靡他哉公秉一心  
持一節精契神感其通于

上也如陽燧之取日其通於下也如  
葭灰之為地泊乎無疆而致

瑕璫乎無雁而正萬雁以此自信  
乃以信民此信民即以信

主肝披膽見天地為昭寧萬里隔  
而九閭阻乎右曰疏者通也非勿棘  
何以通故公跡一上使

人主揭旒去璫馳之恐後斯勿欺之



效矣當世化無敢言之士與能  
之士天下或指其瑞為鳳麟信其  
貞為韋石而竊表探衷察顛究  
末如公之真為鳳麟金石者豈多  
哉妾亦先生之狀公曰為善不  
厭而余謂公能勤事不喜事能

正言不偏激詭言能持名節不  
矜節數名淵塞博大庶幾知  
公

治下吳市人馮時可頓首誤  
治下吳郡國子生韓道亨頓首書

詩草序

卷一

七

旌德李光遠鵠

大中丞周公疏草後序

中丞公歷任疏草共一十四卷

大要請建

儲以定

國本糾封夷以遏亂略肅憲紀

以飭官常宣

疏草後序

德意以恤民瘼遠猶辰告卓識體  
論具見疏中馮憲長王山人贊  
述詳矣華復何言竊謂自古  
名臣論思獻納之章更僕未易  
數然惟陸敬輿最著第以其  
通達國體深切事情而已耶

忠、愛、款、悃、誠、于、載、如、見  
故、足、術、也、閩、中、丞、公、諸、疏、或、明  
諍、顯、諫、而、不、傷、于、激、或、婉、詞、微  
諷、而、不、嫌、于、隱、無、一、篇、非、忠、愛  
之、發、無、一、字、非、悃、誠、之、孚、方、今  
君、門、隔、于、萬、里、而、公、獨、能、徹

楓宸之聽天蓄變于九域而公獨持  
微

浩蕩之恩微精神感格何以得此  
即謂公為今之陸敬輿其誰曰  
不可然則公之跡當與忠宣奏  
議並垂不朽無疑矣抑又聞

之人可重而文彩不足文可  
珍而人品不足均之乎無以志  
君子之盛美揚大人之庥烈  
不佞於人文兩無當焉祇以辱  
公知遇敬附一言于末以聞  
石于泰山之麓注勺水于滄海之



濱其六不自量也夫時

萬曆己酉季夏望日

治年弟伍秉華撰

周中丞兩臺奏議序

大中丞懷魯周先生以臨  
海令治行第一

天子徵拜侍御史嘗一按中州  
再督畿甸學政遂建中丞  
節撫江南先生所至以善

政得民以善教得士一切  
章奏率闡幽顯微振拔才  
品擲垢剔蠹痛陳民瘼故  
民得衣食之原如孩孺之  
戀慈母士洽秉彝之好如  
禍福之恃明神前後凡得

疏十有四卷既成帙以示  
攀龍曰為一語弁之攀龍  
受而竟讀作而嘆曰美哉  
東事之疏  
國之大幾也  
皇儲之疏

國之大本也中州諸疏則直  
指使者之楷模具爲江南  
諸疏則中丞使者之楷模  
具爲是皆先生之可見者  
也而非先生之不可見者  
也今夫良醫之治疾也寒

者溫之熱者涼之虛者補  
之實者洩之其為溫涼補  
洩之法凡以治病也可見  
者也至其輕重疾徐兢兢  
然惟恐伐其元本必謹護  
其微陽者良工獨運之苦

心不可見者也夫天下之  
大治亂之機在民之心而  
已民之心好生而惡死好  
善而惡惡而已此國脉也  
脉生則生脉死則死間不  
容髮吾見先生所至獨惟

是二者兢兢爲所謂護其  
微陽而培其元本良工獨  
運之苦心而不可見者也  
今讀其崇重道德節義疏  
破格優錄賢能疏未有不  
令義士壯夫慷慨感發而



思奮者也讀其請蠲請賑  
停織停稅諸疏未有不令  
窮簷蔀屋咨嗟嘆息而欲  
泣者也何者民之心也民  
之心不培剋其財則生不  
倒置其善惡則喜如是而

已矣夫疏何足以盡先生  
凡先生之政於關民之勸  
懲者未嘗不朝報而夕行  
關民之衣食者未嘗不朝  
報而夕行故一舉事而方  
千里誦焉所以維結人心

者豈其微哉使天下直指  
中丞而盡然

國脉其有培乎在易大有曰  
遏惡揚善以保大也蠱而  
曰振民育德以去蠱也今  
天下大有之餘而蠱之寢

與非是不足以持民心之  
樞而維其運矣故知先生  
之不可見者始有味乎其  
言也謹以諗之觀先生奏  
議者

萬曆己酉仲秋治下梁溪高攀

龍頰首誤

治下吳邑諸生張士驥謹書

大中丞周公䟽草序

周公在臺中有西臺䟽草按河南  
有中州䟽草撫江南則有江南䟽  
草刻成而授穉登序穉登謝不獲  
乃受命而序之曰草䟽非人臣之得  
已也必也衰職闕君心非國有隱憂

民有疾苦然後疏而聽則臣之幸也宗社之福也蒼生之膏澤也不聽即至再至三觸忌諱犯天顏碎首糜軀而不避嗚呼疏豈易言哉故有直諫有諷諫不同歸於將順臣救繩謬弼違悟人主福元昆

贊代理而已非徒過激以逞膽膽危  
言以博名高為也公在臺中有請建  
儲論東臺申公議遏亂萌定妖書  
固根本諸蹠在中州有崇道德重  
節義用賢能飭吏治諸蹠接江  
南則有推



聖慈廣 德意傳織造緩加派從民  
便昭帝愛渚疏其最懇惻者尤  
倦於棘苴請賑請蠲前後反覆  
踰千萬言謂江南巨浸稽天千里  
相望雞犬委於洪流魚龍游於平  
陸民間漂廬沉竈鬻子棄妻弱

若填溝壑強者為綠林瘠情  
危機叵測乞早下賜租之令發內  
帑金錢拯其剝肉之災解其燃眉  
之急恐徒薪不速蠶焦頭爛額緩  
無及矣

天子覽疏惻然報可  
是時大農告

匿多方阻之不能奪微公回天之力  
菜色之民靡有孑遺矣猶懼民  
隱未悉條畫救荒事宜上之若未  
繹若通商定期實際若覈實  
若若寬贖醵郵寒士懲奢靡禁  
暴掠傳拘攝慎獄愓嚴保甲之法

以察奸宄募投石超距之士以脩不虞  
所為羣黎計者周為精詳焦勞勤  
苦奚翅慈母之於赤子辛甘燥濕而  
調劑焉疾痛疴養而按摩焉創痍  
陳隱呻吟號呼而起搔煦嚙襁褓  
乳哺焉公視細民醜猶一體上心感通

不隔形骸甬我民之愛戴公亦無異  
子弟之於父兄也凡公所為踴辭時  
而雍之時而譟之時而更僕時而主  
臣或引裾解衣或談言微中或捋頭  
然或拊掌若或長歌嬉笑或痛  
哭泣涕履盛也而喻日中月盈防

微也而托堅冰履霜無事也而陳桑  
土衣初之言多事也而切薪膽鴿  
毒之戒大都定國是振王略勉民  
困肅官常言強煩而受者不怒詞  
雖直而聞者無忤期於見諸施行  
不托空言而已豈其逞愛憎肆毀譽

據拾條刺變亂是非詭立大節妄  
竊名高者比耶先是倭夷叛盟  
東封事耿廷議欲棄朝鮮不守  
公力排其非是朝鮮為我東藩世  
奉正朔聲名文物有箕子遺風亘  
委之醜夷使玄菟樂浪之境淪沒

腥羶萬一日本游蒐窺我畿輔時為  
中國屏捍者鴨綠衣帶之流可恃  
為天塹乎衆不能奪公言倭患不越  
釜山而去是時公與百僚會議松  
棚下攬筆草奏勢若風雨千言立  
就中常侍樞郎射聲校尉之屬旁



睨昨指噴、稱真御史真御史聲  
徹宮掖公竟以此受

上知至大用矣 皇太子大婚公言當

先開立正儲位然後成禮如位號未

定而潛邸乘龍是與諸公等耳曷

以安國本社親伺乎議者如公言云

由是名震臺中古稱社稷臣非公其  
誰哉夫君臣契合千古所難不難殺身  
而難致君不難建言而難受言也公言之  
陛下聽之猶轉圜合券無所拉掣都  
俞吁咻之風庶幾復見與梓登堅儒  
老謬枯木朽株不能若魯宗子淵頌

聖主得賢臣序公疏但與吳之鬣倪  
津、揀荒一事何異蛙居井底乎

治民王穉登敬撰并書

西臺疏稿目錄

卷之一

東訶誤 國亟 賜議處疏

蠱 賜議處欺誤之臣以弭禍亂疏

邪謀誤 國乞 賜昭察以保長治疏

請建 國儲疏

妖書惑衆懇乞 蚤遏亂萌固根本疏

開仕路疏

條科場切要五事疏

卷之二

申公議遏亂萌疏

查叅玩冠悞違諸臣疏

薦舉方面官負疏

舉勅有司官負疏

薦舉教職官負疏

附太僕寺疏稿一

明職掌以重軍國大計疏

西臺疏稿卷之一

臨川周孔教明行父著

屬吏

祁承燾陳以開

全校

東封誤 國亟 賜議處疏

為東封事壞庸臣誤

國伏望

皇上亟定

廟謨并賜議處以安

社稷事臣驚怯不能觸邪

陛下不量臣能否

特恩起補西臺嘗思得一當以報

主上即辟首剖心死無所恨臣竊念布衣之士尚  
有刳頸之交今以

聖明在上曾無憂公念

國如饑渴者率苟合偷安阿黨相為為容悅而  
已人臣不忠之罪莫大於是臣誠恥之即如  
東封之後敗壞至此無一人不知之亦無一  
人不恨之無一人不恨之卒無一人明目張

膽奮不顧身出為

陛下畫此者是尚為謀國有人乎臣聞古之良將  
觀鳥而知齊師之已遁聚米而料隗囂之可  
圖決機兩壘之間在見事萬里之外今正使  
已竊逃矣隨行已被殺矣沈惟敬已被縛矣  
倭變情形明如指掌此固不待借箸者矣將使  
當屈指能算乃石星執迷不悟奉楊方亨片  
紙為著龜蚩望倭奴之不變使倭傳封事之萬  
一噫愚亦甚矣况臣細玩楊方亨之竭詞



然騎牆亦無一定之論是豈撫按之事勢  
不足憑必待倭寇臨城而後為之變哉試觀  
今日事勢倭變乎倭不變乎封可言乎封不  
可言乎計不旋踵義難再辱況倭奴千變萬  
態日引月延宮室久已落成禮儀豈難習  
煌煌金印賈國不售了了千旌節歎沈沈  
白之機關盡露沈惟敬欲彌縫不能奈何  
夢想封事苟且目前乎噫惡亦甚矣

陟下不聞近日長安中詩乎讀白賊凶語哉惡哉

節抱頭忙著祖生鞭又曰還國好鱗皮眼鼻  
羞將面孔向人前蓋為李宗城而作也李宗  
城宵遁辱

命為外國姍笑昨

陛下赫然震怒扭解究問

天威一震中外增氣第出使重任也昔班超  
漢以重輕奈何當時兒戲視之而以一釐子  
辱

命取輕外國如是是尚為中國有人乎方小西飛

之來也儼然上賓一國鄭重公則宴賞私則  
贈遺使狼子野心睥睨窺伺高步濶視旁若  
無人竟不

陞謝又為陳三日之市飽其欲而去乃我堂堂

天使啣

命而往屈辱縲繫淹歷歲月楚囚南冠蕭然無聊  
生者鼠竄狼奔死者膏鈐橫州么麼小醜敢  
於無狀如此臣每念及不覺怒髮上指冠恨  
不滅此醜而朝食昔春秋小國之君尚能投

袂而起為死者一洗陳湯忿郅支殺漢使者  
義勇奮發卒斬郅支首雪邊吏之宿恥威鎮  
百蠻今以

天朝全盛之力何其畏倭如帝強之以必不受之  
封而貽

國家必難報之恥乎臣竊料今日倭情不封固  
變即封亦變故皇皇議封者拙也急急議戰  
者危也惟有議守為今日第一喫緊勝筭何  
也臣聞議封之始業已許之市矣夫封空名

也市厚實也倭奴之所欲不在空名明甚吾  
靳其所欲而與之所不欲是啖嬰兒以石粟  
啼必不止也拙也氣奮倭奴者謂宜急徵兵  
調餉疾帆東指與倭奴爭一旦之命又非計  
也兵凶戰危事難預必脫少不如意蜂蟻猶  
聚假息旬時屯兵日費何啻萬金千里飛輓  
所濟幾何平壤之役遼民之死於轉輸者十  
家而九至今哭聲未絕即有粟如山必不能  
神輸鬼運到饑士之口一夫脫有菜色三軍

無復闔志事出萬一悔何可追臣之所謂危  
也故今日惟有守朝鮮為上策朝鮮蓋之藩  
籬也朝鮮失則遼陽危遼陽危則

神京震或謂朝鮮當棄者謬也臣竊謂封可無成  
朝鮮必不可棄况朝鮮雖殘破尚餘精兵五  
萬及今就近亟選慣戰廉勇驍將精簡銳士  
電赴朝鮮合朝鮮之卒因朝鮮之糧胡越同  
舟頭手相救同心共濟并力死守此謂藩籬  
之守庶幾門達之安是役也急在呼吸選將

簡兵當以半月為期過此則晚矣是以朝鮮  
與倭也敗著也惟是朝鮮弱不能扶我兵  
不能救鞭長不及馬腹風末不舉鴻毛便當  
譬猶石田棄若雞肋扼喉鴨綠之江負嵎  
踞深溝高壘添兵增戍固守不動使倭奴不  
敢窺左足而先登此之謂門庭之守庶幾堂  
隩之安中策也必不得已之計也最可憂者  
倘或長颶易扇巨浪難防門無結艸之堅成  
彼破竹之勢席狼入室所傷必多况兵連禍

結役煩民愁奸雄乘之登高呼遠四合響應  
根本動搖關係不細故守遼陽為下策謂之  
無策可也故今勢在燃眉遽如覆手披髮蹙  
足猶恐不及若石星終迷不悟剛愎不反仰  
鼻息於馬上之口敝筆舌於鼠首之間因循  
誤

國莖麟何及雖然臣猶有說焉淮淝之却秦  
廟廊處亦已定河北之稟唐令在廟筭處  
置得宜故封事敗壞星固陳不容赦而羅之



首者輔臣趙志臯也昔宋臣呂蒙正以四方  
無事蠻夷賓服自卜相業之畫廊瓊之報張  
浚見上引咎曰是臣非才誤國上貽聖憂臣  
聞東事之始志臯不惟

宗社大計曲昵私交引用同鄉宋應昌幾敗廼公  
事先是臺臣郭實上疏力爭不可語侵志臯  
乃志臯切齒恨之至今貶逐而去側聞彼時  
刑部侍郎朱鴻謨自南都移書責之詞嚴義  
正志臯怫然不悅人人共聞今郭實之言驗

耶不驗耶志臯又將誰諉耶夫宋應昌通國  
皆曰不可用志臯獨曰可用東倭通國皆曰  
不可封志臯獨曰可封力排公議從史石星  
為此禍階實為戎首是志臯誤

國之罪不在石星下况陳力就列不能者止鍾  
鳴漏盡夜行宜息若志臯者揣身量分久當  
知足乃外託闕處之戀內深子孫之憂牽力  
衰朽覲顏就列解廉寡恥其如禮何禮七十  
致仕古今通規近代以來會競不息臣職司

糾正釋此不問安問狐狸激貪風競宜從  
始臣聞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明君不能愛  
無用之臣若志卑右星者所謂無用之臣也  
陛下又何愛此等無用之臣以誤

國事譬之庸醫誤服其藥幸而不死豈可再誤  
即

皇上不忍加罪合無勒令二臣致仕別選道德  
備邊情諳練者以代之臣與二臣非有嫌隙  
惟是時事多艱將相得人為急故不避嫌怨

冒昧上陳伏祈

皇上留神省察

社稷幸甚臣不勝激切懇禱待

命之至

亟賜議處欺誤之臣以弭禍亂疏

為倭情十分緊急懇乞

聖明大奮乾剛亟

賜議處欺誤之臣以弭禍亂事臣於二月初五日  
接得寬甸總兵馬棟塘報內稱倭酋清正於  
正月十四日統駕騎船二百餘隻已泊朝鮮  
駐劄機張地方昨夜漏下二鼓又聞得孟良  
相塘報倭賊已奪梁山一道逐其太守臣為  
之通夕不寐不勝私憂夫騎船者騎兵也騎

船二百步船可知清正一將所統如此則四  
將所統可知且取朝鮮安用騎哉誠恐倭奴  
意不在吾之藩籬而在吾之堂奧臣念及此  
為之寒心幸遇

皇上天授神武明見萬里下廷臣會議此轉危為  
安之機改弦易轍之會第誤國之臣不更即  
忠言無用臣往歲六月廷議竊料倭奴必變  
曾建徙薪之策言之至於流涕使星早採臣  
言庶幾有備今見兔顧犬已為後時星誤國

之罪即擢髮難數臣姑舉一二星原奏一  
倭不留方許冊使渡海今冊使渡海而還矣  
而倭有增無減此其欺一星原報清正被殺  
今清正儼然領兵矣此其欺二原奏一封之  
後不許侵犯朝鮮今冊使未還而倭船二百  
已泊朝鮮梁山一道已奪矣此其欺三自古  
大臣未有使家人入外夷者舊歲六月星使  
家人張竹潛入倭營直至十二月方回傳聞  
金帛珍寶往來綢繆就中機關真不可曉此

其欺四十二月內又造偽表一紙送科臣徐  
成楚成楚曰表無年月此偽表也今據遼東  
巡按李思孝奏報原無謝表矣此其欺五明  
知倭無謝使懼

陛下之譴責也預先報奏曰不必來謝以滋驕慢  
則昔日小西飛之來獨不辭援乎使非

皇上洞燭其奸責令來謝則咫尺之為表取之楊  
方亨之袖中而具矣此其欺六倭酋方稱兵  
與我為仇動輒報奏為屬國未有屬國而不



遵約束者是誰欺乎此其欺七明知關白所  
欲者朝鮮土地也誑奏曰責禮文關白何愛  
於朝鮮一禮文而至費十年之訓練五年養  
山之坐守乎此其欺八不惟有一欺且有五  
誤平壤之役倭已退而守王京矣當時講圍  
退不講亦退乃信沈惟敬之邪說許七事而  
講墮倭術中貽禍今日此其誤一先是川浙  
之戍兵不撤朝鮮庶可恃無恐柰何撤之以  
媚倭也今朝鮮顛蹶之請遠水能救近火乎

此其誤二方李宗城棄印而逃倭情已露矣  
皇上赫然震怒下廷臣會議議莫非可行者早覓  
閣之不行急則申飭塞責而已故督府請餉  
不與請兵不與名為申飭而實中制之此其  
誤三倭之所少者馬耳星又以名馬五百匹  
棄之以資倭此何為者此其誤四言倭變者  
目之為樂禍言不變者喜之為護已言修備  
者目之為張皇偷目前者稱之為安靜蓋自  
講封以來倭日練兵日修甲蓄銳以伺釁

日撤兵日弛備拱手以待敵此其誤五有此  
八欺積此五誤從此東南半壁天下脊脊多  
事矣

陛下何負星而星負

陛下如此真可痛恨昔人有言事不詳必動輒言  
誤誤不可數也譬猶奕者前著雖是後著猶  
可救也若著著皆誤何以取勝自是星當局  
誤著甚多敗局已見

國家大計豈堪幾誤今

社稷安危在此一著拯溺救焚如恐不及  
陛下又何惜此欺罔之人以重誤大事伏望  
皇上英斷將石星速

賜議處亟選文武忠赤大臣一員代管樞事急修  
戰守更置將吏沿海去處某為緊要常防沿  
海官負某為廉勇可倚一一留意振刷庶內  
治既固外侮自消臣不勝泣血祈禱之至

邪謀誤國乞賜昭察以保長治疏  
為邪謀誤

國懇乞

聖明昭察以定

國是以保長治事臣以愚戇荷蒙

聖知起補言路竊見

皇上有大有為之資而每每推心置腹待臣下臣  
下每每懷欺面謾

皇上

皇上恤臣下之私如恐不及臣下視

皇上之休戚如秦越人之視肥瘠漠不相關耶今  
倭奴猖獗勢將內犯如熊咆虎闐近在蒲溫  
之外而徃徃泛泛悠悠苟安目前甚至造謠  
邪說沮誤大計黨護迎合偷取寵祿而不顧  
異日

宗社生靈之憂如侍郎周思敬者真可痛恨也  
讀思敬之疏大槩謂朝鮮之役為勞敝中國  
謬哉此說無論無識亦且不患思敬以為今

日之興兵動衆為救朝鮮乎非救朝鮮也所以自救也今日之水輸陸運為煩費乎非煩費也所以省費也臣請詳言之蓋使朝鮮如琉球暹羅等國遠在海外則可不救使倭奴得朝鮮禍不在於中國則可不救又使倭奴得朝鮮或無大志亦可不救又或朝鮮如往時全盛力能抗倭亦可不救又使即不救朝鮮朝鮮能不折入於倭亦可不救乃今皆不然也蓋朝鮮與遼東接壤乃我卧榻之側也

非若琉球等國遠在海外倭得朝鮮以為美  
穴退可以守進可以寇中國從此無息肩之  
期昔者許儀後曾見告矣儀後預報於萬曆  
十九年今其揭具在言一一驗也揭言倭奴  
欲犯中國借路朝鮮使朝鮮蚤降倭則朝鮮  
不受兵而中國久被禍是朝鮮代我受兵當  
救乎不當救乎果救朝鮮乎亦自救乎即今  
徃救已為後時倭飽我饑我勞倭逸勝負之  
數尚未可知况孤軍深入後援不繼撫臣楊



鎬大將麻貴寄命虎口總督邢玠如坐漏舟  
朝鮮君臣危若朝露倘思敬之邪說得行無  
論朝鮮君臣勢不能支必折而降倭使楊鎬  
麻貴於危地而棄之即三四萬東征之軍士  
隨沒可知也思敬獨不思及此乎何其忍於  
誤

國也如此臣故曰今日之興兵動衆非救朝鮮  
所以自救也事有省而實費有費而實省者  
思敬棄朝鮮之說彼所謂省也不知棄朝鮮

則與倭為鄰東當守遼東矣稍折而東南則當守登萊矣稍折而北則當守天津矣又折而南則當守淮揚矣又當守浙江矣又當守閩廣矣處處添兵處處增餉省乎費乎費而僥倖無事也猶可言也費而不能保無事也禍不止於費也臣不忍言也故與其守之於沿海孰若守之於海外與其處處設守孰若守之於朝鮮一處與其待朝鮮既失取而守之孰若乘其未敵併力而守之與其以我守

倭孰若借力朝鮮以守倭此其費之勞逸多寡可知也且

陛下不備寧夏乎不備甘肅乎年不惜數百萬守之者所以防虜也藉令倭無朝鮮以間之陛下能宴然無東顧之憂乎朝鮮為

國家不侵不叛之臣為我捍禦東倭二百餘年於茲是二百年皆省也是我二百年不費之寧夏甘肅也不計大省而徒計暫費何思數之闇於計也大凡事止於興革損益之小故

則當計費若關係

國之存亡安危不得言費雖竭天下之全力  
為之所全者大也臣故曰今日之水輸陸運  
非煩費也所以省費也夫辨是非利害者人  
心所同豈思敬獨無人心乎

陛下試召思敬詰之不救朝鮮能保朝鮮不折入  
於倭否朝鮮折入於倭能保倭不入犯否倭  
入犯能保中國無事否救而中棄之能保楊  
鎬麻貴全軍生還否

陛下赫然以此數語詰問思敬萬一思敬能解爲  
非臣所及若不能保則天下之事去矣大猷  
人臣爲

國家計利害當平心易氣勿黨同勿求勝人感  
言思敬此疏爲撻飾前非而設果爾非大猷  
忠於

國謀之道晚宋人唯是議論求勝禍人國家其  
黨碑樹而鐵騎已渡河矣此最國家大患也  
伏望

皇上思導諛之言不可聽剥床之計不可忽伏願  
勅諭大小臣工同心共濟一意以防倭為務至於  
沿海地方撫按仍當移駐要害練兵積餉  
如尋常虛文塞責

請建國儲疏

為蚤建元良以固國本事臣聞善樹木者先固其根善樹國者先固其本

皇太子者天下

宗廟

社稷之大本也我

皇上聖明天縱豈不達此而顧遲疑不決者不獨曰長幼之序已定直少需之耳而不知需者事之賊也決者智之君也夫一兔走於街衢

人逐之一人得之萬人不復走不定故也亦  
先定則安不先定則危此明白之理皎如日  
月得失之機間不容髮况

皇長子麟姿日茂

龍德漸光克岐克嶷天心所屬今天下之人企踵  
而立傾耳而聽以需

明詔之下閔閔焉不啻農之望歲夫田舍翁有百  
金之產猶能定謀託後事出於素况有天下  
者乎豈曰大人以繼明照四方叔孫通以謂



天下之本柰何以天下為戲韓愈亦云前定  
可以守法不前定則爭且亂臣不勝大顧顧  
陛下決計而速行之若再少需則抗亂猶兔走也  
臣誠恐有一日之憂而貽萬世之患歷觀前  
世事出倉猝變生慮表皆由於此此臣所以  
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感嘆涕泗不能自己者  
也伏乞

皇上察臣愚衷特

賜族納速

賜施行以安天下元元之心以慰四海顛顛之望  
則

宗社幸甚臣幸甚

妖書惑衆懇乞 蚤遏亂萌固根本疏  
為妖書惑衆時事可憂懇乞

聖明蚤遏亂萌固根本以保治安事臣近聞元旦  
日有妖書懸於兵部門首據傳書內語多怪  
誕不經最可恨者妄譚識記悖天逆理無君  
無父臣有不忍述者諸臣諱不以

聞臣恐人子聞人辱父母之名尚且裂眦忿怒况  
皇上君父也何物么麼敢於無狀如是臣恨不食  
其肉何忍不為

皇上言乎臣因思此書非關白細作造作惑人使  
是有等奸徒窺見東方多事包藏禍心假借  
扇惑欲為亂階今天下全盛金甌無闕此  
么麼自取滅亡固萬無足慮但防禍在微  
患宜蚤臣竊見自古國家禍亂皆始邊方  
事盜賊繼起遂至橫流不可收拾故諸葛亮  
與魏相持而孟獲叛瀘南劉裕起兵北伐而  
盧循犯建業二者之患常相因而起昔

世宗朝倭寇江南徵兵集餉海內騷然其後宋流

盜傷甚至督括官庫讐歛富民遠調三漢狼  
達兵公私蕭然煩歎而中國盜大起此不過  
零星小倭群入為盜耳尚且兵連禍結如此  
況今關酋親提兵連四十萬之衆西向與我  
爭雄是敵也我

朝二百餘年以來無敵國有敵國自今日始此豈  
可以歲月結局乎故關白一日不死則中國  
不得一日高枕中國不得一日高枕則兵餉  
不能一日無備夫當此不得不應之敵而對

此無了期之局倘無長策苟支目前萬一事  
出意外禍從中起可為寒心臣日夜思此  
熟惟有固根本為第一義固根本尤以得人  
為第一義曩昔倭亂謀臣如雲猛將如雨  
樞臣則為先臣楊博在撫臣則為先臣李繼  
譚綸胡宗憲在武臣則為先臣戚繼光俞大  
猷劉顯此六七臣者皆名世豪傑震代宿將  
集此六七豪傑之知勇竭天下之財力與此  
小醜角尚且十餘年而後定况今日之倭十

倍於昔時之倭今日之人材未必十倍於昔  
時之人材今日之財力又十減於昔日之財  
力

陛下何所恃而無恐乎人材凋謝兵食俱困此奸  
雄生心妖書之所為作也可不深思可不早  
計國家常患平時任事無人因循廢弛有急  
倉皇紛然百出敵至皇皇議兵兵集皇皇議  
食皇皇議兵又常苦無兵皇皇議食又常苦  
無食臣每見募兵之令一下星相醫卜之流

皆矢口而談兵操瓢行乞之人臂徒手而騰  
募以此當兵兵安得可用以此兵養食也  
不訕最患苦者客兵徵發所在騷動民困  
兵兵亦自苦臣近聞得川兵日不過食銀五  
分安家衣甲等項俱在其內僅僅與之兩月  
之糧不過共得銀三兩是萬里從軍不得一  
飽使非

皇上明見萬里仁恤三軍發銀犒賞則此一萬客  
兵幾不得達遼陽其不鼓譟幸耳安望其殺



賊乎此何等軍興大事柰何草草如是幾何  
不以人國僥倖也是尚為任事有人乎故今  
日求人當為急務臣姑言其最急者第一兵  
部尚書要得人夫當此用兵之時而無兵部  
尚書是駕漏舟於洪濤巨浪之中而無舵工  
陛下以為危乎不危乎此兵部尚書當補為最急  
第二戎政要得人此爪牙腹心之臣即古掌  
南北軍以備非常者即今營政廢弛根本空  
虛無論外寇即一夫大呼都市莫敢誰何萬

一禍生七首釁起蕭牆何以應卒即日前  
火倉皇大都可見

陛下以為危乎不危乎此戎政當補為最急  
各省撫臣要得人撫臣即古之方鎮錢穀  
兵皆其職掌惟撫臣得人則緩急可倚先  
臣王守仁提督南贛等處命兵備官於所  
屬州縣機快中選膽智驍勇者大縣十  
人小縣八人為精兵每省率各得千人  
備廩餼署將領而汰老弱不堪者取其  
工食以為給募費

因用以平盜此則因兵藉兵因食足食兵食  
兩便中外不擾今守仁故事尚在當急急遵  
行者誠得實心任事之人著實舉行計省郡  
各有重兵有急調遣朝發夕至不虞騷動無  
寧散屯郡國隱然希豹在山之勢可折奸宄  
之心誠為長策便計舍此不務直待有急而  
後處皇調募是執燈求火非計也倘倭奴一  
鼓蕩平則已矣萬一事不可知勢必增兵增  
兵勢必增餉竊恐勞敝之民似難再擾唯有

揀練民壯修復屯兵為當今第一急著特惠  
實心任事者少耳臣姑言緊要去處即如遼  
東之遼虜蘭入內地殺擄焚掠幾空遼東竟  
不能發一矢加遺西蜀之楊酋螳奮犬獐殺  
我平民焚我木廠倔強橫行可謂無狀近聞  
亦起於有司不善調停招惹生事倘不早為  
收拾臣竊慮將來遼以東蜀以西非

國家之有撫臣之不任事蓋如此

陛下能無疆場之憂乎此撫臣當廉擇者為最急

著第四沿邊司道有司要得人自古未嘗無  
外患惟是根本既固即枝葉之傷尚可支持  
司道有司最為近民今賦役煩興元元愁苦  
加之貪官剝削如坐水火屈指倭信企踵思  
亂者十家而七况沿海地方尤為要緊所以  
續續救民還絕亂萌全在司道有司今司道  
大都倥傯望遷有司或以久任壅滯人各心  
散誰肯任事萬一倭滅無期兵久變起在在  
可憂

陸下以為危乎不危乎此司道有司當擇人為最  
急蓋當此時事艱難之秋需此幾項人如病  
之需醫得醫則生不得醫則死付之庸醫亦  
死

陸下毋謂倭屢進而屢退今若一進必不復退矣  
毋謂邊方雖急而內地無事稍聞州澤奸雄  
皆攘臂而思亂矣毋謂奸雄雖睥睨而民心  
尚固今窮愁之民半欲釋耒耜而弄戈矛矣  
履霜有漸堅冰且至此何等宇宙何等時勢

急急為之尚且不支奈何在

是之臣尚視為常事不為

陛下深計哉伏乞

陛下獨斷

勅下該部凡緊要去處官缺者作速

賜點補官不稱職者

勅下速換凡一切兵食大計須擇人委任而責成

之母得仍前倉皇失誤萬一失誤罪有所歸

其造作妖書奸徒雖難窮究亦須申飭各地

方官以後用心譏察肅清

章穀無養亂萌蟻穴壞堤誠非細事臣不勝待

命之至



開仕路疏

為懇乞

聖明深惟理亂之源開仕路以保長治事臣等仰  
惟

皇上臨御以來擢拔英才思圖共理白駒空谷振  
鸞在庭即古帝王物色夢卜無以加此乃邇  
來累宰久缺奉

旨再推不蒙

俞允臣等竊窺

皇上慎重進賢如不得已之心非有別意惟是冢  
宰關係要緊與別官不同豈容久缺蓋別官  
智效一官一事耳即廢亦一官一事耳若冢  
宰職在進退百官昔人謂一吏不詢千家流  
涕此理亂之原胡可廢也製錦者之不工易  
工可矣未有盡謂工之不可用遂棄錦而不  
製者何也蓋王者因事以建官有民斯有事  
有事斯有官若冢宰廢則官廢官廢則事廢  
事廢則民病是亂階也今應補者不得補應

取者不得取甚至大選具廢矣其勢漸漸將  
廢官矣夫爵祿者聖王之所以厲世磨鈍收  
天下之豪傑而作其自喜之心若見謂厭棄  
使人人自沮則士有累足而去耳

皇上誰與共理天下乎

皇上勿謂今缺官矣亦不見廢事不知事待廢而  
後見則事已不可為矣自古國家治亂治者  
非以一日而治亂者非以一日而亂皆以漸  
積故今日用一人明日行一政不見其益不

知日益一日自然積益成治今日缺一官明日廢一事不見其損不知日損一日自然積損成亂

皇上試觀今日日益耶日損耶治象耶亂象耶古之治世公道昭明衆賢彙進事事振起物物精神濟濟穰穰無非豐亨之象及至升世僞偽馳騁賢知抑鬱中外苟執精彩萎蕩人材壅閼而不暢景象迫促而不舒臣等近過吏部見其門徑生苔空虛爲懼惻然感嘆者久

之即朝臣相見莫不短氣泛泛悠悠如河中  
之木此等景象豈盛世所宜有耶昔鮑宣言  
朝臣亡有大儒骨鯁者父魁壘之士憂國如  
饑渴者謂之曠官今則無論曠官亦且曠人  
使宣生斯時當何如嘆平時無事未覺其害  
之脫有緩急誰為堪使今外有窺伺之倭內  
有嘯聚之盜厝火欲然寢蛟將噬儲材應卒  
當為至為伏乞

皇上念安危重寄在人材人材進退在家宰急急

將前後推擬冢宰八人之中擇其清望素著  
與望攸歸者

欽點一人并將文選之

命蚤下勅令留心人材加意收拾見在者亟為選  
補廢棄者及時錄用沿海一帶守令尤須作  
急整理庶吏治振起精神折衝外侮自消內  
治亦固

社稷幸甚元元幸甚

條科場切要五事疏

為科場聚訟非體積習舊弊當釐謹條切要  
五事懇乞

聖明採納以重盛典事臣竊惟開科取士

國家鉅典二百餘年以來

列聖相承

皇上重光緒聖張雲羅以掩俊設天網以預奇故

鄧林有必至之才崑山無藏價之寶鹿鳴歌  
成鳴漸揚休濟濟穆穆於斯為盛近來一二

事體多乖議論滋起科科有說年年多事致  
使賢才彙征之地翻成是非鋒起之場殊傷  
國體大玷盛事譬之於水其流已濁當清其源  
臣不揣撮其切要五事上

請伏候

聖明裁定施行

一曰議考官夫外省京考之不便先是諸臣  
條議甚悉近日議論愈煩其不便明甚斷斷  
當罷其詳已具先該諸臣請罷疏中臣無容



贅矣惟是京闈房考故事或論資次或採聲望以故人得預擬拜門陰結投刺錯趾遂成桃李之蹊入幕披心罔恤爪李之誚關節潛通職此之故今後合無五經考官一經而副以二三人通列姓名

上請以待欽點人之不妨重差資淺何嫌破格如是庶官不預擬私自不容

二曰議閱卷三場試畢故事分卷定房如額而止有本房好卷多者竟以浮額而見遺亦

有本房好卷少者又以取盈而濫收故往往  
當取者棄當棄者取上士無附驥之期下士  
有續貂之望殊為不便今後合無初次分卷  
各房校閱止粘浮簽開具批語不必直書卷  
面好卷多者多取好卷少者少取各房閱畢  
類送主考當面裁酌畢通將所取試卷均分  
各房復閱如額定房即中有所取不妥不妨  
互相檢正如是庶可拔皆尤既無遺珠之嘆  
互閱至公可杜鑠金之口

三四議程式夫程文所以樹標而作式所從  
未尚矣茅先時預擬有漏洩之嫌臨請撰文  
初校閱之務先是該科部議覆取士中式  
文字格式刊刻甚善茅風簷寸舉之作終難  
行遠主司勢不得不自改作夫敏非曠案才  
斯何足語能卒就終費月日有妨品類又或  
功高而受其累至假手他人以致幾域外洩徑  
費易關係為不便今後合無程文不許預撰  
編覽之日亦將題名具本

進呈揭曉之後再寬限半月令得專力改撰成  
錄即如殿試登科錄尚且隔月

進呈事求無弊不在拙速如是庶專精校閱品  
題必精機不外洩關防亦密

四曰議出題故事關節之通間或考官賣題  
風聞徃昔有等奸徒朋謀買科以一人為主  
名而連得二三名者故徃徃有士未入場而  
七篇之文字宿成題未

進呈而九陌之喧傳已徧殊為大弊今後合無

封門已畢主考將三場題目寫入簽筒牢固  
封定臨期設几中庭焚香叩頭對衆抽掣如  
是庶題不先定可以示公機無漏洩自是嚴  
密

五曰議文體文章關係士習功令中飭不啻  
三令五申近談科部糾檢誠為急務第今之  
談文者爭攢奇右正矣豈以奇正可分為兩  
哉不知奇正原相生譬之用兵即奇為正即  
正為奇豈程衛尉必賢於李將軍乃使奇正

三才圖會卷之

不相為用乎大都文以理為主氣以輔之  
到即奇氣醇即正奇何嘗外乎正哉文又何  
惡於奇哉惟是有等寡腹之子其中未必有  
有所託焉以亂真理不必合而務怪誕氣不  
必醇而務狂逞詞不必達而務艱險題不  
合而務詭異羊蒙希鄴齟牙無味即使本人  
掩卷覆讀亦且咯咯喉齒間不復自省為  
作此真文之妖世亦遂從而擯之曰此奇之  
罪也不知此非奇也乃怪也惟世誤認險怪

以為奇矯枉之過其勢必以庸腐為平臣竊  
慮將來試官懲美吹釐因噎廢食使奇杰豪  
邁之士將與陰怪同類而共棄之即庸腐下  
寸亦不顧而取之以充數矣夫文章昔人比  
之為筌蹄已不足以盡士惟是取其一段精  
光奇邁之氣藉是可占異日作用一班耳若  
庸腐下村奄奄無氣即千百為輩將焉用之  
合無申飭今後文以說理為主理剝詞達氣  
溫調平乃為上乘方許入彀其或悖理叛道

穿鑿怪誕令人不可句者必禁其引用諸書  
以四書五經性理通鑑大學衍義補及文獻  
通考諸書為主其他佛經道藏一切玄虛浮  
夢之書必禁至於坊間新刊一種異說講義  
險怪時文尤宜行天下提學官悉焚之勿令  
傳布亂士子耳目如是庶學宗經典而趨向  
以端詞根理要而文體以正惟是中間或於  
理道不悖而詞意稍滯通篇可觀而字句有  
疵似宜棄短取長以養士氣以示憐才之意



均乞

聖裁雖然臣猶有說焉唐臣賈至曰蝸蚓之餌不  
望吞舟之魚科目之途不盡非常之士晉漢  
武帝作詔令州郡察吏民舉可為將相及使  
絕域者唐高祖亦勅關內河東諸州郡召募  
奇材以討吐蕃又添制舉五十餘科許藩鎮  
辟台所以牢籠收覽最為廣備我

朝取士惟有文武二科而已今天下豈無深謀  
知計奇才劍客質魯不能為文詞中程式老

死巖穴者惟是當時太平則此等人或在場  
屋或在農畝或為商賈或為僧道意常快快  
妄有睥睨自昔黃巢王仙芝輩惟其收之不  
蚤以至貽患今關酋踞梁於東楊酋崛強於  
西徵兵徵餉海內騷動臣竊料此等人誰不  
攘臂有飛揚跋扈之意收之皆為

國用棄之便為敵資臣欲乞條列名目如臨難  
不顧身數絕人材任將相可使絕域之類列  
十餘條

特降手詔下天下撫按衙門轉行司郡州縣察訪  
舉奏填入考成著實舉行不得如往時虛應  
故事如此必然得人夫天下事言之未然常  
以為迂及其已然又將無及臣今言之於將  
然未然之間似為救時之急務臣自東方有  
事以來物色延訪已非一日蓋亦有見非敢  
為迂說也伏乞

皇上採納

勅下該部覆議施行

日曆正和

社稷幸甚

西臺疏稿卷之二

臨川周孔教明行父著

屬吏祁永燦全校

申公議過亂萌疏

為申公議過亂萌以

上發長治事臣竊聞國家在德公議明主蚤過亂

萌誠意伯劉世延罪惡顯著前後諸臣論列

其詳

皇上俱留中不發

聖意淵微誠難測度豈或以諸臣之言為私耶大  
凡言出一人間或有私今臺臣言之省臣言  
之近南兵部尚書周世選又言之天下公議  
即此可見臺省猶曰風聞言事耳若世選樞  
臣也

陛下以留都安危寄之若非禍害地方萬分急切  
世選必不輕言此而不可信誰可信者又豈  
以攻之者衆得非仇世選而求勝乎然而諸  
臣與世選非仇也喋喋兒女年爭言勝一勲

臣不武諸臣不過為

皇上惜紀法惜人命惜地方耳即如殺人一事情  
真証確使人可殺人可以不死如世延  
也者則就不殺人使民仇殺無已時大亂  
將起今朝廷人與轉相驚訛勢在岌岌是諸  
臣之所言皆關

國家大利害而身之利害不與焉言而不聽諸  
臣惟有仰屋竊嘆且柰之何唯是廢蔽之患  
日深跋扈之勢已成萬一過有睥睨變出非

常臣恐十步之外不聞不見異時雖罪諸臣  
不言何救于事故臣竊謂諸臣之言斷在可  
信世延之罪斷在不赦臣有以仰窺

陛下天威不測有待而發乃世延狎恃誕梁恬不  
畏死輒攘臂語人曰我於

朝廷有功我之才可令

皇上喜即百言者無如我何噫何物老悖狂肆至  
此世延之所謂諛者得無以放言無忌魯發  
奸伏乎世延藉心發覺非以快宿憤則以開



騙局今日封人房屋明日得錢乃免今日封人田地明日得錢乃免利歸世延誰歸

王上罪莫大於是世延負寸自喜最得意者在竹煩即今

國家不得煩之利而

留難百姓已受煩之害或殞命於垂楚之下或破家子買免之錢如吳郁等也者皆煩為之祟故世延之所謂功臣謂之罪世延之所謂才臣謂之凶昔唐李直臣坐法當死穆宗憐其

才而欲貸之牛僧孺曰天子制法所以束縛  
才者祿山朱泚以才過人故亂天下此言可  
為萬世龜鑑即使世延有才臣且以為不可  
貸况非才者乎臣又有以知

陛下必非以其才而貸之或者以為衆之所攻遽  
寘之辟似為衆所擠姑且緩死用彰堅斷臣  
竊以為過矣夫去邪不疑罰罪貴速當斷不  
斷反受其亂

陛下若意其負謗誠宜亟為辨明

陛下若知其罪重又安可曲加容貸唯其從前姑  
息擅殺某等寘之不問故今日復敢擅殺吳  
郁倘寘此不問恐將來罪不止殺人者尾大  
於身踵麤於股倔強不掉當防其漸况

陛下之勲臣豈少耶萬一窺見

上意效世延而尤之何以行法

陛下之事危矣自古主柄失馭強臣得志皆始於  
姑息卒至不振是故倒鑄授盜脫弁自絕及  
奸雄竊弄包藏結釁然後駭而圖之噬臍何

及易著履霜堅冰詩戒枕蟲維鳥辨之於  
正在今日伏望

聖明俯採公議明正其罪以謝天下以為  
社稷無窮之計

查叅玩寇悞邊諸臣罪狀疏

為邊臣玩寇悞邊懇乞

聖明分別處治以昭國法以肅疆圉事臣近見黠  
虜悖叛邊備廢弛竊懷杞憂欲陳芻議久矣  
已而念邊鄙之當局甚難道路之掉舌未審  
以故躊躇者久之及於六月二十八日該兵  
部接出節奉

聖諭虜酋款貢多年各邊修守防撫自應安靜無  
虞近來陝西甘肅洮河等處如何數報虜寇

屢有損失是否虜衆狂逞諭盟犯順及邊備  
久弛制馭乖方你部裡便行與談鎮督撫官  
查問虜酋作及是何部落近日失事是何信  
地務要分別順逆詳覈功罪明白具奏欽此  
臣伏讀之仰頌

皇上聖謨廟筭明見萬里之外此將將制虜之長  
策也臣竊謂欲分順逆當察虜情欲覈功罪  
當量事勢益聞海上住牧之虜酋長甚衆叛  
服相半不早為分別使窮寇而合是益敵也

臣莊誦

聖諭有分別順逆之說者真萬全之謀也此在當  
鎮諸臣自有處尔臣無容喙矣至於諸臣功  
罪臣竊聽道路得其一二敢不揣為

皇上陳之蓋今日作歹犯順者是虜火酋等也此  
青海住牧之虜也其實瓦酋始之今日失事  
信地者洮州也此撫臣趙可懷之境也其實  
甘肅遺之蓋火酋辟之虎甘肅其巢穴者也  
撫臣李廷儀守帑穴者也防虜如防川今日

川壅而潰矣初瓦酋之始禍蟻穴也郤光此  
弗能塞蟻穴者也蟻穴不塞末流必大席而  
出穴勢必噬人執此可以為諸臣罪案矣臣  
請得而備言之蓋先是西寧南川之役瓦酋  
首禍殺副將覆官軍此兵端也端而不治末  
將難救先是撫按有議剿之疏者是也臣料  
即未必能大創虜是時虜尚牽盟也先聲虛  
喝其勢必款關悔服亦使虜見謂難不敢再  
逞此臣塞蟻穴之說也乃督臣郤光先掩耳



不聞顧一味媚虜如獼猴之避死竟不敢發  
一聲相問無何而善後之疏上矣此疏一出  
壯士解體黯首得志邊事遂至於壞爛焉而  
不可收拾是故己丑之後三月掠肅州六月  
掠西寧九月掠西寧之三川十一月掠甘州  
之南山自此西河無日不被虜變為戎馬之  
場矣善後安在哉故今日之敗西寧悞之也  
誰為厲階至今為梗臣故曰先臣郅光先罪  
之首也是時撫臣李廷儀亦既在事今又逾

歲矣使能鑒覆車之轍為改弦之圖恢張將  
士之氣戮力守禦即不必探席穴得席子錫  
能禁席無出穴可矣乃一切首鼠無論不能  
出一竒畫一策伸敵懷之氣即事勢危急至  
此一不上

聞職守之謂何以故虜酋合勢橫行長驅困歸德  
犯洮河蹂躪我邊垣虔劉我內地老弱子女  
盡為鯨鯢又殺一總兵矣雖曰梟獍難馴狡  
焉起釁而席兇出柙是誰之愆此撫臣趙可

懷得以有辭即廷儀無以自解矣忝看得實  
臣部光先身受

國恩首釀邊禍生逆

明憲死有餘辜似當追奪其

誥封以儆來者甘肅巡撫李廷儀居常無積薪之

憂事發貽震鄰之禍原情定罪昨舌案解銀

聞操履醇謹不事終歸置之邊疆雖非奔奔

禦侮之器處之腹裏亦難盡諾之長

一臣者似當調用以全絕使陝西巡撫趙

懷強虜壓境失於預防為替無罪但變起倉卒勢難遙制情尚可原且該督撫中無綏之甚勤則塞外不虞之愆可贖此一臣者經申飭切責以責後効督臣梅友松二三處地方皆其統轄之地陰雨之思謂何千言條議亦占經略之才桑榆之牧方屬沉痾在變弱為強當令立功贖罪其餘司道官除臣不知外據臣所知如錢楷李丁二官材品俱下物議正騰用兵之地非其所宜及總兵

叅遊以下一切失事官實合無責令彼人  
按官覈實一一查叅上

聞應更換者更換應懲究者懲究廢

國法伸而士氣奮功罪明而欺玩懲矣其餘  
機宜具督臣梅友松疏中甚詳顧行之實  
不實何如耳此在

廟堂自有神筭臣勿論論其罪狀如此抑臣  
榮辱者賞罰之精華賞罰之綱之大綱  
賞必當功罰必當罪則人以生為辱以死

榮此鼓舞豪傑之大機括也況今秋風勁  
虜患日深安危大計在此一舉今士氣  
靡矣望

皇上提大綱以激發天下之人心而振其懦  
氣使之踴躍於功名之會不則賞罰一舉  
年不振

朝廷方欲使人蹈白刃赴湯火臣有以知其不  
矣伏乞

皇上留念邊計大奮軋剛知果

勅下該部覆議分別處治其應該降調更換文武  
各官員缺急選久歷邊方老成練達之材疾  
驅代之蓋邊事孔棘急在得人方今邊民之  
困在水火望此舉不啻望歲故選將擇人尤  
為今日第一著也如曰臨敵易將兵家所忌  
昔李信敗而王翦代鄧禹挫而馮異更皆臨  
敵而易轉敗為功譬之醫不能治病而憚於  
更是以病嘗醫而非擇醫治病也疏於計矣  
臣於諸臣不識面非有恩怨但竊念

宗社大計不勝犬馬私憂冒昧  
上請伏乞

皇上俯賜憐察下情無任戰兢惶恐之至



原缺

薦舉方面官負疏

為循例薦舉方面官負事臣奉

命督學已逾四年間於搦管之暇妄希攬轡之風  
所轄吏治官評粗知梗槩頃蒙

恩叨轉所有方面官負例應舉薦除霸州道兵備  
叅政汪可受薊州道兵備副使杜潛天津道  
兵備副使張佐治俱賢能卓異緣以任淺不  
敢槩薦外謹將應薦者據實為

皇上陳之訪得永平道兵備右布政顧雲程岳峙

淵澄偉度文經武緯全材久高藩屏之功宜  
隆節鉞之選易州道兵備按察使韓學信清  
瑩湛玉寒冰惠愛和風甘雨壯猷何難分間  
雅望終當建牙密雲道兵備右叅政邊有猷  
真誠則金石可貫鎮定則山岳不移綢繆夷  
夏奠安問望鎖鑰推重昌平道兵備副使曹  
代蕭聳壑凌霄之度行雲流水之才飭憲則  
大法小廉肩鉅則文經武緯以上諸臣皆一  
時方面高等所當薦揚以備擢用內曹代蕭

歷俸雖淺轉自職屬例得併薦者也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將顧雲程等  
循資優擢庶監司之激勸既明而  
畿輔之屏翰益固矣緣係循例薦舉方面官負  
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  
齎捧  
謹題請

旨

舉劾有司官貢疏

為循例舉劾有司官貢以飭吏治事臣惟有  
司之以先教化臣之職在激揚四載之巡歷  
再周三輔之吏治頗悉今既叨陞例應舉劾  
竊得順德府知府陳載春孝友宿著鄉評循  
良獨高

繼輔清操樹群寮之表帥福星滿一路之歌謠  
廣平府知府劉芳譽偉抱淵澄岳峙雄才電  
掣雲流敷膏潤而露覆蒼生端表率而風高

臬蓋大名府同知劉堦文軒舉偉度練達長  
材攝符清案上之塵佐郡提境內之福永平  
府同知管通州知州事高位吏事精明器安  
侗儻片言消脫巾之變四境有覆盂之安永  
平府同知王鯁如體貌魁梧才猷爽練佐郡  
而賢聲四達司戎而赤籍一清真定府同知  
胡熙載心事光明才猷諳練珥笏綈林無警  
攝符黔首見思順德府同知張邦政器宇恢  
弘心思縝密砥節有如懷璧救民不啻沃焦

河間府同知李呈瑞鎮靜不浮端嚴有執清  
勾有裨軍伍聽斷每得民情廣平府同知徐  
任登器識精瑩才情俊爽條議有裨編戶清  
勾足實軍營河間府通判管南皮縣事李正  
華剛愷真心循良實以勤撫歷春溫節屋嚴  
搜剔秋肅公庭永平府通判李如實心無蹊  
徑守屬庶隅署蒙民情相安督儲軍興不乏  
保定府推官龔廷弼精敏如發矟之矛瑩徹  
則在壺之水斷獄揚萬口之青天題寸懸一

方之朗鑑大名府推官崔養蒙慈祥實意個  
儻宏材拔艱鉅確有擔當遇矜疑無不昭雪  
永平府推官王之屏恂達鉅才端方雅器慎  
讞恤而冤照覆盆精品題而洞若觀火真定  
府推官賈之鳳浚明材識端偉丰標臞嶽而  
跡后無冤攝符而口碑載道順德府推官侯  
如采孝友自其天性廉平載在口碑雅有君  
子學道之心絕無世俗浮沉之態河間府推  
官文禮既務練達器識端明查盤所至稱平



讞獄得情勿喜祁州知州黃道亨才捷  
成風政平隨車是雨訟稀鞠州澤蒂甘棠深  
州知州金應鳳雕龍奇抱遊刃長村救荒備  
極苦心感民應知入骨易州知州孫大祚愛  
民惻隱一腔應事精明百練四郊帖席百廢  
具張晉州知州屈受善才與誠合聲並實  
吏民存懷惠之風利弊見興除之績霸州  
州許從坤政無粉飾事有擔當城社鮮馮  
之奸閭閻養和平之福薊州知州鍾起鳳

心實歟而恩每到於閭閻任怨任勞而法必  
行於城社冀州知州管高邑縣事金四科  
地真實歟體和平七載拮据獨勞四封怕  
多賴滄州知州李夢熊燭隱不煩鈎鉅軫  
真若痼疾兩地見恩四封得所之興縣知縣  
李進儒爽神駒歷塊超邁威風靡空五載良  
工苦心三輔循良獨步盧龍縣知縣葉世英  
材長八面望冠一時聚米能悉邊塞之情形  
登壇可當

國家之緩急遵化縣知縣王國禎起耕道俗英  
標遺大授艱重器卓異三輔居最廉平兩地  
同聲唐縣知縣楊一桂亭亭玉樹奇姿皎皎  
冰壺潔守憂民常如有病任事寧欲無官濡  
澤知縣張其忠素節千仞立壁長林八面鮮  
慈惠可懸原邑堪馴雉真定縣知縣鄭三俊  
瑰辭手筆超絕才高到手應無盤錯濡沫立  
起瘡痍文安縣知縣岳儲精清真如玉樹臨  
風揮霍如青萍出匣聲采風推獨步品格尤

見孤高曲周縣知縣高出學術茹古通今器  
宇相金潤玉廉明擅畿南之最循良空冀此  
之群寶坻縣知縣李如檜利器盤根錯節肅  
操茹蘖食米處艱難而調停有方拊凋疲而  
節愛獨至密雲縣知縣王之都氣稟恢宏濯  
足寸鋒導窾批軫流移襁負而歸糾紛迎刃  
以解滑縣知縣王廷諫心清俗遠以簡訟稀  
谷暖萬戶陽春晝靜一簾秋水南宮縣知縣  
程希道壁立高標汪洋雅度治道去奢去甚

愛民如保如傷寧津縣知縣侯執蒲芳鑒玉  
樹凌風雅操冰壺映月與咻起溝中之瘠程  
衡清案上之塵固安縣知縣官箴丰標秀朗  
才譔精明修河渠而永利垂於百年清德猷  
而膏澤洽于四境清苑縣知縣劉濟襟期高  
潔器識晶瑩一腔惻隱真心萬口循良治行  
河間縣知縣許舜民實事實心真才真品與  
咻而士愛民懷振刷而風清弊絕永年縣知  
縣耿鳴雷丰儀嶽立雅識淵澄賑荒全活萬

人提身必嚴一介邯鄲縣知縣孟三遠  
豚魚才優盤錯拊災疲而心苦當孔道  
閑元城縣知縣徐順明粹質練才誠心  
調停動中肯綮興釐悉合機宜清豐縣  
路周道秀穎夙成精神獨運鋤奸威伸  
當機妙契斲輪魏縣知縣王道一一味  
滿腔惻隱拊疲黔首樂業校藝青衿向  
晉縣知縣馬性淳品格高華風猷超軼  
庭可隨鶴澤晉野有歸鴻東安縣知縣

召良玉琯磨益潤純金煅煉彌堅威攝憑城  
恩洽比屋饒陽縣知縣翟耀繕城垣而保障  
百年救饑荒而恩覃萬姓循吏錯趾良工苦  
心良鄉縣知縣左之龍惻隱淵腔剴裁應手  
從容當輪蹄之輻輳痼瘵念氓庶之凋疲長  
垣縣知縣張文炫資性真實事體和平不赫  
赫以博名惟孜孜以圖治新城縣知縣張聯  
芳氣度馴雅寸識通融當衝而意定神閒拊  
疲而心殫力竭順義縣知縣劉伯綬意氣雄

慨才猷疏通以多節愛之聲民受和平之福  
贊皇縣知縣李橘猷為要隸以體精明恤民  
拯救多方革弊搜剔殆盡平谷縣知縣韓  
志醇朴之性平妥之才折獄平反居多惟  
調停不擾安肅縣知縣張耕平神爽朗幹  
精明排紛調劑有方馭悍寬嚴得體臨城縣  
知縣盛治徵資性溫和公司思鎮密瘠土加意  
轉節疲民極力噢咻獲鹿縣知縣陳繼祖平  
釋英爽才諳精明兩地流惶悌之聲四封寧



寧一之福東光縣知縣余良弼德器和平才  
情振刷拊摩民忻膏澤批渠吏憚威稜大城  
縣知縣汪桐應務周詳裨身謙謹心日惕而  
無怠政歲計而有餘清河縣知縣汪一棟才  
思明練心地和平處艱難而有方撫流離而  
得所靜海縣知縣吳應陽丰姿清雅村幹爽  
明撫凋疲軫恤有方處糾紛應酬若暇遷安  
縣知縣張九三操持才華並茂文章政事兼  
優振積弛而搜剔惟嚴處痼瘵而拊循得體

藁城縣知縣張道傳資性醇厚才識明通  
刷而百廢俱興拊摩而四氓戴德以上諸  
皆一時有司之良所當薦揚以備擢用行取  
之選內李夢熊王廷諫劉濟厯俸雖淺皆調  
自職屬例得併薦者也又訪得鹽山縣知縣  
謝存果酒腸寬似海欲心深於谿每日必飲  
每飲必醉終日滔滔入醉鄉每醉必聽理每  
聽理必問左右凡事惛惛憑胥役受狀不論  
日期乃濫行准理無不取供者計每年贖金

不下三四百金庫吏孫九淵及催贖皂隸吳  
朴等可証鋪行濫行取討乃不給全價止半  
價與之計每年鋪行虧損物價不下一二百  
金鋪戶劉子芬田樂川等可証名為賑濟勸  
借富民任從周等五十餘家或二十石或三  
十石俱令心腹快手劉東安等變價入已原  
催皂隸魏九高等可証名為上納向富民索  
可大等三十餘家求索或五七兩或十餘兩  
俱取入已被害袁可大等可証富民張禎思

以打死客家事犯竟以百金居間而釋過付  
者門子王仕皂隸周五典也宋寡婦以縊死  
人命犯竟以五十金居間而釋過付者積書  
周美中門子王仕也他如審編流寓錢糧正  
數止二百兩乃分外加派六十餘兩通縣莫  
不切齒韓氏告爭家財本以求伸乃反求索  
銀一百兩匹婦為之含冤無極縣知縣倪天  
秩躁不耐煩貪多偏聽名為避拆封之嫌而  
用庫吏監糧實取如一之利何其巧也假懲

拖欠之弊而問九名有力即兵道之告竟不  
量免何其拘也杜邦佃之盜主原無指證聽  
監生徐選之關說而拷死於三日耿大先之  
人命本有的據信醫官朱孔思之賄通而止  
問以不應浮糧不行登報計三年所入千有  
餘金難掩佃戶之口派稅不遵原額計每年  
多收二百餘兩因恤商賈之誚濫受狀詞則  
原被俱罪即罰紙者多至十刀王世仁等楊  
納何辜剝削行戶則無物不取即給銀者皆

係半價劉良才等包賠何罪賑濟總製  
取米反贗厚利此二臣者志怠於官成守  
於末路所當照例降處以示懲創者也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陳載春等  
循資擢用謝存果等分別議處庶湫惡弊而  
勸懲昭吏治士風大有攸賴矣

薦舉教職官負疏

為薦舉教職官負以飭學政事臣奉

命督學三輔其於地方教職相關既切聞見更真  
今當陞任例應舉薦謹拔其尤者一一為

皇上陳之訪得河間府教授王福徵清標獨鶴在  
羣大器烹鷄可惜高邑縣教諭李賦秀純孝  
不愧古人雄才可當邊寄內黃縣教諭黃希  
與文章士林翹楚德器宗廟圭璋南皮縣教  
諭董大化操觚蜚鱣序之英聲射策裕龍圖

之妙選魏縣教諭閃繼廸擢管真滄海遺蹟  
橫經乃儒林翹楚祁州學正董管操觚詞擅  
百家植操守嚴一介遵化縣教諭王懷德提  
躬嚴一介之微擢管擅三長之妙栢鄉縣教  
諭潘龍橫經多立雪之英射策是凌霄之器  
盧龍縣教諭袁師舜振鐸已為絳帳之良射  
策終是青雲之彦南宮縣教諭吳從道學酣  
六籍之奧文擅百家之長三河縣教諭徐天  
麒爾雅有用文章峻潔不淄操履冀州學正



彭天魁操觚百家擅長展采六館虛席大名  
縣教諭張才安談絳絳帳蜚聲射策青雲在  
望武強縣教諭奚文嵩倚馬千言立就搏鵬  
萬里可期易州學正趙警遠救荒三策占才  
展采百里堪寄元城縣教諭陳憲橫空自是  
超群脫穎行堪用世固安縣教諭程廣起校  
文室冀北之群展采重南金之價武清縣教  
諭盧時茂文追倚馬之蹤才堪搏鵬之選寶  
坻縣教諭王夢麟端範可方絳帳厚養終奮

青雲博野縣教諭丁時用標樹諸生之儔  
漱百家之潤真定縣教諭盛德明文擅素  
之長教希蘇湖之範元氏縣教諭紀天德  
雅足稱席上之珍飛騰豈是池中之物衡  
縣教諭朱綬握管登著作之堂展采振扶  
之羽唐山縣教諭謝君賜藻思蔚爾鳳苞  
搖佇看鵬翮廣平縣教諭韓甲孝行烏慈  
風文章鵬化有待南樂縣教諭楊蕙握管  
長育家射策還期三捷新河縣訓導關

勵青擅才堪赤社靈壽縣訓導賈之球傳經  
絳帳風高談藝青衿雲集昌黎縣訓導蘇愈  
藩博雅厚抱明爽通才大寧都司教授李應  
聘教能得士才足宜民威縣訓導孫如衮身  
作士模學通世務以上諸臣雖才品學行不  
同皆一時教職之賢可備六館有司之擢用  
內黃希真董太化雖經陞任未離職業相應  
併薦者也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王福徵等

酌量推用庶師儒競奮文教益興矣

明職掌以重軍國大計疏

為遵

明旨循職掌以重軍國大計事臣等於本年四月初六日接到兵部劄付准戶部咨借本寺老庫馬價壹百萬兩臣等仰奉

明旨自當將順何敢喋喋惟是臣等特罪馬政職在典守軍國大計關係不小臣等今日不言異日誤國之罪萬死奚贖以故不避煩瀆敢據實為

皇上陳之蓋本寺老庫馬價自嘉隆以來封識惟謹不許擅動誠謂老庫之銀即外廐之馬也無事折而為銀有事出以市馬以備非常所以拱衛

神京固安根本慮至深遠節奉

明旨不許借討歷歷可數先是少卿羅應鶴等請禁借討奉

聖旨是近年種馬變賣已盡解寺銀兩不多以後各邊無得輕率奏討欽此又少卿王汝訓疏請

禁止借支已經兵部議覆除倭警外不許各衙門數數借支移咨戶工二部凡公費不得再請奉

聖旨是欽此又本寺卿劉四科疏請停寢戶染兵參之議已經兵部議覆奉

聖旨該寺帑銀日匱尤宜謹制出入共圖節裕之計俱依擬着實行欽此又鳳陽巡撫李三才請討馬價該部議覆奉

聖旨該寺馬價係軍國緊急備用不許濫討欽此

是

明旨昭昭炳若日星故自嘉隆至今老庫馬價所  
積幾至千萬及後各部率意借討遂至盤觔  
始曰不得援以為例後卒以為例始猶兵部  
支請為例自後各部亦借請為例始借猶曰  
勒限補還及後竟不補還日減一日歲削一  
歲以故屢年千萬之積殆盡今僅存二百萬  
有奇耳所謂儲蓄不備卒有水旱盜賊無能  
以應而國非其國者也夫富家巨室欲保其



家旦夜所以慮不常防盜賊者備至周密況以堂堂

神宗所恃以戒不虞者空踈至此可為寒心臣等蒿目焦心計無所出方思遵

旨取償該部原借銀兩不虞今又借討百萬矣卷查戶部所借本寺銀柒百餘萬不為不多儲借未還新借踵至况本寺僅存貳百萬今一借百萬能堪幾借竊恐不數月寺帑盡空矣寺帑空則

神京幾無馬矣

神京何地今日何時帑竭馬乏何以爲國或曰  
事有緩急今邊圉告急當急邊圉耳不知事  
有緩急亦有輕重等重從急等急從重京師  
之重視邊圉何如譬之邊圉手足也京師腹  
心也未有剗心血以補手足者近見天象告  
變河源已竭民心騷動亂萌已形陰雨綢繆  
不可不慮是京師備禦當急乎當緩乎倘一  
旦有警欲徵馬則無馬欲市馬則無銀倉惶

失措誰職其咎往者庚戌之事至今念之令  
人心悸夫天下利害事惟身親之而後心知  
其苦今太倉空匱九邊告急計臣知也若恃  
帑匱之後禍難任計臣豈知故計臣今日之  
請臣等今日之執所謂各痛各腸無非為國  
非敢動意氣爭區區衙門體面已也體面之  
爭小軍國之計大臣等竊見宋之季世臣子  
不求為國濟事動輒求勝卒誤人國臣等  
恨之臣等所以不敢默默者非敢求勝為

陸下守此官耳挈瓶之守手不失器况軍國大計  
乎伏望

皇上俯念根本之重加意桑土之計

勅下兵部酌議彼此各有老庫錢糧應否堪動而  
借錢糧百萬之多應否當從從長計議奏請  
定奪庶馬政有賴而大計不誤矣